

左傳杜解集正



志

林

林

林

林

林



左傳杜解集正卷五

淮安山陽丁晏學

宣十一年經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洪北江曰京相璠

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道元云此亭在長平城西北而杜氏

言東南謬按杜蓋取京相璠之說至西北東南或傳寫之誤

耳又辰陵穀梁作夷陵按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

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索隱曰夷陵名後爲縣

屬南郡夷辰聲相近京杜以長平縣辰亭當之不若從穀梁

作夷陵爲諦也或擬較長平道稍回遠然按夷陵今宜昌府

治與當陽荆門緊接二邑所屬之宛城爲春秋時會盟之地

何獨夷陵卽以爲遠耶

又經楚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杜注二子能外託楚以求報  
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賊討國復功  
足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顧復初曰案此因左氏有禮之  
說而其謬更甚焉者也二子從君於昏致君見弑其罪與親  
弑君無異且先儒謂其奔楚必誘楚子以利縣陳之謀二子  
實啟之使微申叔時之言陳不國矣如此陷君賣國之徒尙  
謂其功足補過而反責洩冶以賣直惡正醜直獎亂崇姦杜  
氏其不免哉 洪北江曰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  
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本疏又賈氏依放穀梁云稱  
納者內難之辭釋例案左氏之意賈爲得之杜說非也 沈小  
宛曰案賈謂二子之惡絕於陳是也然納惡而謂楚有禮則

於義難通杜預又舉二子之功足補過夫身爲貴臣朋淫婁  
豬戮賢禍主雖寸磔不足蔽辜何功之可補害義傷教若說  
爲大矣傳之稱楚有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目二豎子  
之出入哉曰莊王以義自克何爲不殺而納之納之寧得爲  
禮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何以立國春秋時世臣與  
其君相輔而行者也故臣有罪絕其身不絕其世非若後來  
之政臣新故相乘不憂乏材蓋積貴之繫於人心久矣楚之  
納也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權耳若便恕二子之凶慝是飛廉  
惡來可逭武王之誅也後儒深責楚莊又不揣彼時之情事  
矣

又傳合尹薦艾獵城沂杜解艾獵孫叔敖也襄十五年傳薦

子馮爲大司馬杜解子馮叔敖從子 正義曰案世本爲艾

獵是叔敖之兄馮是艾獵之子則馮是叔敖兄之子也杜集

解及釋例皆以馮爲艾獵叔敖爲一人馮是叔敖之子世本傳

寫多誤杜當考得其真晏案杜於宣十二年傳解不從世本

襄十五年傳解又依世本自相矛盾若此史記索隱引劉向

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班彪言左丘明記錄

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諸侯卿大夫號曰世本十五篇皇

甫謚帝王世紀以世本爲左丘明作世本爲古史所記必可

據依杜氏好爲臆說多與世本違異孔疏反阿杜氏而斥世

本非也 洪北江曰服虔云艾獵爲賈之子孫叔敖也杜取此

案世本爲艾獵爲叔敖之兄今云艾獵卽叔敖未知何據襄

十五年傳爲子馮爲大司馬世本云子馮艾獵之子而杜亦云叔敖從子也明艾獵非卽叔敖杜注一依世本一又取服注可云前後失據

十二年傳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杜解彘季代林父 正

義曰案傳文皆稱彘子今注云彘季勘譜亦以彘子彘季爲

一人則杜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劉炫云傳

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以穀非彘季以規杜今知非者

杜以子爲男子之稱季是幼小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

路或爲季路舉其常稱謂之子論其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

稱季友而劉以傳惟稱彘子無彘季而規杜非也又傳曰晉

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杜集解云原穀先穀

正義曰杜譜以為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案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傳有名號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穀之下不言原穀是杜脫也上文稱箕子服虔以為食采於箕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又傳韓厥為司馬 洪北江曰世本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

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本疏服虔云韓厥萬元孫韋昭國

語注同杜取此案史記韓世家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

子據史記所言武子蓋韓萬也後三世有韓厥與此傳正義所引世本次相同則厥為萬曾孫不得云元孫也時兒子飴孫方輯世本檢出小司馬所引世本一條云萬生賂伯賂伯



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云惟此所引與世族譜世次同則知史記及孔疏所引世本皆脫一代當以服氏所據之本爲是知必當有賅伯定伯兩世者僖十五年韓簡視師下杜注云簡晉大夫韓萬之孫章昭國語注亦同章杜皆當用服氏服注雖無可考然亦必據世本可知蘇子由古史考又以子輿爲簡之曾孫則大誤矣

又傳沈尹將中軍 沈小宛曰杜預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惠云杜意以孫叔敖封於寢丘故謂之寢尹呂覽當染篇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注云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尹也欽韓案叔敖爲令尹無容將中軍而庶尹爲之墨子所染篇楚莊染於孫叔敖沈尹似沈尹卽孫叔也又呂覽贊能云孫叔敖

沈尹莖相與友察傳云楚莊問孫叔敖於沈尹莖新序雜事  
作沈尹筮說苑雜言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  
據諸文則實有沈尹其人異說難同故並存之 洪北江曰  
案呂覽當染篇曰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烝高誘注二大  
夫說苑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案此則沈尹  
孫叔敖爲二人不得如杜說又杜注沈或作寢寢縣也案郡  
國志汝南郡固始侯國故寢也

又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沈果堂曰  
杜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  
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此解是矣下云復以  
二十五人爲承副言一卒外復有二十五人則於偏之兩之

字難通案成七年傳云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  
焉與此制相備彤嘗互爲之說曰卒偏之兩謂卒爲偏法之  
兩也兩之一卒謂充兩法之一卒也又卒偏之兩者分其一  
卒爲偏法之兩者四也偏兩之一則一偏四兩中之一也兩  
字皆指法不指數故此處文意當云廣各別有一卒一卒又  
四分之以爲偏法之兩如此而已非謂一卒外有二十五人  
之兩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與桓五年鄭魚麗之陣先偏後  
伍伍承彌縫者數雖異而法同彼云先偏後伍則此先廣後  
兩也彼云伍承彌縫則此兩承彌縫也陳用之禮書云先偏  
後伍伍從其偏卒偏之兩兩從其偏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  
人足以待變亦以爲一法也 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

舍偏兩之一焉 沈果堂曰兩統眾兩而汎言也兩之一卒

謂充兩法之一卒也下句偏兩其法本用一卒分充故此句

卽主兩以稱卒也偏卽車十五乘之大偏也別有四兩從之

偏兩之一謂四兩中之一也蓋以百人適吳而留其二十五

人耳必言偏兩者明兩是偏家之物也此句劉光伯語杜以偏爲車

九乘之小偏而云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亦誤

又傳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 洪北江曰服虔云凡兵車之

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盾在右鄭玄儀禮注蒲菽牡蒲莖

也案此則蒲莖之可爲矢者下傳云董澤之蒲是也杜注菽

矢之善者蓋望文生訓

又傳屈蕩爲右襄十五年傳屈蕩爲連尹襄二十年傳楚子

使屈申圍朱方杜解屈申屈蕩之子 案楚有兩屈蕩同姓名春秋分記引世族譜屈申屈蕩之孫與杜注自相違異譜注之不同如此

又傳楚人碁之脫局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旆投衡乃出杜注碁教也 正義曰脫局拔旆皆是教人之語知碁爲教也顧復初曰案碁字當依說文作毒字解定四年傳管蔡啟商碁間王室哀四年傳少康爲牧正碁澆能戒之杜於兩處俱訓碁字爲毒字此傳亦宜依此解釋若訓作教字恐兩軍相敵無教敵人出險之理宜訓毒字爲近情至正義謂脫局拔旆皆是教人之語尤不可通二句是敘晉人事脫局尙不能出險更拔旆投衡乃得出非楚人口中語也

又傳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麥麩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焦里堂曰神農本草芎藭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攣緩急金瘡婦人血閉無子麥麩不見神農本經惟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麩溫消穀止利證類本草新補麩一條詳列其療藏府中風氣調中下氣開胃消宿食主霍亂心膈氣痰逆除煩破癥結及補虛去冷氣除腸胃中塞不下食令人有顏色鞠窮麥麩二物皆不禦溼證類本草引春秋注云山芎藭能去卑溼風氣此不知何人之注卑卽指痛痺以痺由於溼故連云痺溼杜當本此而刪去痺字若麥麩則並不治痺於禦溼尤無謂矣梁簡文勸醫論云胡麻鹿霍纔

救頭痛之病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胡麻鹿霍俱見神農  
本經胡麻雖補腦髓不云治頭痛鹿霍則絕不主頭面之治  
推簡文之意謂藥有不必依主治之性故下云思不出位事  
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揚已名於綠帙豈可得乎欲醫  
者網羅愈廣譬爲詩者古今雅俗皆須寓目胡麻鹿藿未詳  
所本麥麴芎藭正指左氏所言出醫經藥性之外故云反止  
反之云者本不止此疾也然簡文所據卽由杜注而千百年  
來實無以麥麴芎藭治溼者則叔展之隱語果如杜所測乎  
蓋叔展取於聲音假借非取義於藥性還無社號叔展欲其  
免已叔展曰有麥麴乎麥者霾也鞠者曲也欲其隱霾而局  
曲也無社曰無者言無處藏也非不解也叔展曰有山鞠藭

乎鞠窮言曲躬仍麥麴曲之義謂其宜藏匿曲蹙於山中  
也無社仍曰無者言山中無處可藏也亦非不解也叔辰乃  
曰河魚腹疾奈何謂山中無處藏可曲蹙於水也無社於是  
目眚井而拯之麥麴鞠窮喻其屈身藏匿山河喻匿處而度  
其辭於藥疾之中本非言藥言疾而杜氏望文生意謂無禦  
寒之藥將病謂無社不解乃無社固解之而預則全未解也  
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並送當歸以譬之  
維報書曰但見遠志無有當歸假借藥名以喻其意正與麥  
麴山鞠窮同鄭風溱洧之詩贈之以芍藥箋云其別則送女  
以勺藥結恩情也正義云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  
爲信約勺藥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之意亦非取其藥性



也

十三年經晉殺其大夫先穀 晏案季本曰自戰邲至此已  
一年有半何爲始討其罪也意者先穀好剛任直多爲同列  
所排適當楚又伐宋則歸咎前敗以中先穀耳故不去其大  
夫以爲非正刑也杜氏謂書名罪先穀此以成敗論人也杜  
氏失之

十四年傳於是庭實旅百 沈小宛曰案禮器所云三牲  
魚腊邊豆之薦皆謂諸侯助祭於天子所貢耳庭實車馬與  
皮也旅百者所謂旅幣無方各以其國之所有也此賓所以  
享主人者非主人之饗賓杜預謂主人亦設邊豆百品於庭  
以答賓預之此言非獨禮記未見並此傳上文聘而獻物亦

不曉其義矣

十五年經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杜注杞邑 江慎修曰  
彙纂案公羊作牟婁蓋卽隱四年莒人伐杞所取之邑此時  
已爲莒邑矣杜注疑有誤

又傳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 洪北江曰劉昭郡國志注  
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地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  
里今名石梁案杜注曲梁今廣平府曲梁縣也今考赤狄潞  
子國卽在潞縣晉欲伐赤狄必不反東走五六百里至廣平  
之曲梁況又隔太行一山杜注可云全不計道里矣

十七年經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氏云六  
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

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

十八年傳以失大援者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能堅事齊晉故云案失大援之語行父之詭詞欺眾耳宣公數如齊且奔喪其事齊甚勤齊以公故反其賂所以援之者甚力傳文分明何可厚誣

成元年經作丑甲 沈小宛曰顧炎武曰杜云丑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周制四丑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丑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丑甲令丑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案顧說是矣而不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三人今令出甲士四

人則止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  
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  
隊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五人其廝輿  
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馬法百人為一隊則止  
出二十五人當一止而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  
也司馬法本於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止甲之法而晉楚諸  
國可知也李衛公問對

此雖偽書以其  
論古制引之

楚二廣之法每車一

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止出甲又不止一人矣

二年傳三入三出 沈小宛曰杜預云三入晉軍求之劉炫

曰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

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於狄卒案劉說是也齊侯破膽之後豈敢復入晉軍晉軍方憤於丑父之給既入其軍豈肯輕縱如狄衛之容情乎劉氏所解皆明通遠過杜預孔氏笨伯必欲扶立一家不容稍參異同故唐立五經正義而漢魏以下經生之業盡亡殊可惜也

又傳齊師敗矣辟女子 洪北江曰案辟讀作闕孟子行辟人趙岐注辟除人使卑辟尊也惠棟云下云乃奔則辟讀當爲趕與五年伯宗辟重同杜注訓爲避非

又傳齊侯使賓媚人杜解媚人國佐也 正義曰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歸父生佐佐生二子曰勝曰弱弱生

夏夏生書書生瓘瓘生高父世族譜闕高父一人

又傳賂以紀獻玉磬與地 洪北江曰說文獻甌也一曰穿

也鄭眾注考工記云獻無底甌案杜注獻玉甌非是正義申  
杜更非且竹書紀年明言紀公之獻則非玉可知

又傳敢不唯命是聽 沈小宛曰杜預云完全之時尚不敢  
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案方舉戰事不得遠言平昔完全

又傳先路三命之服 沈小宛曰尙書顧命郊特牲俱有先

路次路之文鄭注先路象路次路是象路之貳孔禮記疏先  
路亦殷路也對次故稱先也然此先路亦卿之正車謂夏篆  
夏纓之等杜預云嘗受王先路之賜改而易新是不曉先路  
之義而妄爲說案諸侯之卿車服不必皆受於王非大有功

若士會子蠕者王亦不輕賜故傳特著於彼文以爲異數今此三卿何能同時受王賜且計校於新會乎彼直以先爲前故之解其不通如此

又傳申叔跪杜解叔跪申叔時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楚之申氏有三申公巫臣之後屈氏別族也申舟之後及申宇卽申氏也申叔時而下申叔氏也時生跪跪生豫世族譜乃以申叔時申叔跪合於申氏之後誤矣

又傳侵敗王略 洪北江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昭七年傳云天子經略定四年吾子欲復文武之略並同案杜注云法度失之

三年傳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惠定宇曰僖二十三傳

狄人伐麇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種隗姓杜注亦同赤狄種類已盡惟麇咎猶在故復討其餘劉炫以爲麇咎之國卽是赤狄之餘杜以爲餘民散入其國豈其然乎 成十三年注云季隗麇咎如赤狄之女也是杜自相矛盾

五年傳旣而告其人 沈小宛曰案其人嬰齊所使之人也自以私意告之亦如衛出公問於子貢而子貢乃私於使者古人使問之禮節如此杜預謂自告貞伯從人謬

六年傳民愁則墊隘

洪北江曰說文墊下也

方言司馬彪注莊子並同

春秋傳曰墊隘隘陋也又說文氍寒也或曰早霜讀若春秋傳墊阨隘隘古字通案杜注墊隘羸困也於訓詁爲不通正義更屬曲說鄭元尙書注墊陷也與下義並同



八年經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杜注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顧復初曰案杜此解尤牽強同括爲莊姬所譖而死無以爲之辭乃根究邲戰一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拘牽之弊至於如此

九年經如宋致女 沈小宛曰曾子問疏引服虔云致女謂成昏非也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是當夕成昏矣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歿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然鄭致孝之語范寧本之訓穀梁似亦未允女臨嫁時施衿結縵父母申戒之矣豈待成婦三月更施

父教於父黨哉以禮推之昏姻之好壻家有反馬之禮女家亦當有聘問之使謂之致女玉篇餽餽女也集韻女嫁後三日餽食爲餽女此俗閒所行則邦國之禮可知

又經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沈小宛曰杜預旣以丙子爲六月朔豈有赴從七月而追書死日於其下史書記事必不若此不近情理齊與魯境接亦不至歷一月有餘而赴蓋長歷誤推耳

又經城中城杜注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顧復初曰江南通志曰晉書志東海郡無廩丘縣考後漢書志當作厚丘今爲海州沭陽縣廩丘是齊邑左傳襄二十四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杜注云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此誤也當是厚宁

譌作廩字而舊唐書志云沭陽漢廩工縣是又因杜注而譌  
矣案沭陽兩漢書及晉書志俱云東海郡厚工縣南齊志曰  
北東海郡厚工縣至後魏始置沭陽郡後周改爲沭陽縣以  
其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州至今不改輿地志云厚工廢  
縣在沭陽縣北六十里又後漢志厚工縣注云左傳城中城  
杜預曰縣西南有中鄉城是魯中城之爲厚工厚工之爲沭  
陽源委歷然而杜注厚工之譌爲廩工無疑矣東郡廩工縣  
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七十里係齊邑與魯無預一云  
中城魯內城先儒及近日方望谿俱從此說又案先儒云魯  
城中城因楚伐莒莒潰以無備故故懼而城之莒紀鄆邑在  
海州贛榆縣而魯中城邑在海州沭陽縣二邑本鄰近楚伐

莒事又在本年情事想當有之

十一年經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 洪北江曰服

虔以爲卻犇卻克從祖昆弟案杜注則云從父兄今考世本

卻豹生冀芮及義芮生缺義生步揚缺生克揚生州州卽犇據

此則犇與克共曾祖故服云從祖昆弟杜改云從父誤矣

十三年傳子印子羽杜解子印子羽皆穆公子 襄二十六

年傳鄭七穆杜解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

爲卿故惟言七穆 案杜云二子孔釋文云子孔公子嘉也

士子孔也正義曰成十三年傳子羽杜云穆公子世族譜云

子羽穆公子其後爲羽氏卽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

公孫揮也世族譜以公孫揮爲雜人又襄三十年傳因馬師

頡介於襄庫杜解馬師頡子羽孫程公說春秋分記云羽氏別祖公孫翬生公孫申申生頡世族譜羽氏闕公孫申

十五年經仲嬰齊卒 沈小宛曰杜預云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云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案仲遂生時已稱仲則是遂存日已得此氏也若待嬰齊爲後而曰仲氏則何能以子之氏逆加其父乎

又傳鱗朱爲少司寇杜解朱矐孫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鱗氏祖公子鱗鱗生矐矐生文文生奏奏生朱世族譜誤以矐爲桓公子以朱爲桓公孫皆非也杜謂朱爲矐孫又與世族譜自相矛盾蓋杜譜闕鱗文奏三世故前後錯亂耳

又傳向帶爲太宰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向勝向行戍之子

也向為人及向帶向氏族也世族譜置之雜人非也

又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洪北江曰家語載金人銘有此

二語說苑作盜怨主人民害其貴

十六年經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 洪北江曰服虔云

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史記集解地理志潁川郡陽陵五行志晉有

陽陵之戰鄢作陽杜本案晉楚戰之鄢陵與克段之鄢本屬

兩地杜注失於彼而得於此若劉昭注司馬彪志合兩地為

一非也

又經公會尹子 沈小宛曰杜預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案畿

內固有封爵如蘇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

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為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

等爲侯伯不當爲子男也蓋京師之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亦曰公不獨尹氏爲然

又傳鄭子罕伐宋 沈小宛曰杜預云因滕有喪而伐宋按大國有喪或可乘閒以侵小國滕小宋大有喪何妨宋事而因滕喪伐宋乎杜以傳文不虛出而強傳其事殊不思道理也

又傳宋將鉏樂懼敗鄭師于洧陂杜解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 正義曰樂懼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也將鉏爲樂氏之族樂鉏將鉏爲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何故也又傳至於鳴雁注鳴雁在陳留雍正縣西北釋例陳留在雍正縣西南有鳴雁亭 焦里堂曰續漢郡國志兗州陳留郡

陳留有鳴雁亭注云左傳成十六年衛伐鄭鳴雁杜預曰在縣西北又雍正本杞國杞遷於緣陵雍正遂爲宋地哀九年傳圍宋雍正是也宋地旣至雍正則鳴雁爲鄭地自在雍正之西雍正今之杞縣在陳留東南續漢志謂陳留有鳴雁亭蓋其地在雍正之西北而實屬於陳留以續志與杜注相參正可考得其所在此注謂在雍正西北是也釋例謂在雍正西南此南字乃北字之誤若劉昭引杜注以鳴雁在陳留縣西北則誤杜明云雍正西北不云陳留西北以陳留國誤爲陳留縣耳在陳留縣西北則去雍正較遠杜不當言在雍正矣

又傳楚子登巢車

洪北江曰說文輶兵車高如巢以望敵



也春秋傳曰楚子登輶車廣雅巢高也按今本作巢杜注巢車車上爲轡今考說文櫓澤中守草樓也杜合輶櫓爲一恐非

又傳鞅韋之跗注 沈小宛曰鄭雜問志曰跗幅也注屬也

以鞅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之以爲衣而素裳杜注乃賈

服說周官司服疏引之案彼所指乃漢魏以下戎服所謂袴

褶也隋書禮儀志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

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腰

皮帶以代鞶革方言大袴謂之倒頓郭云今靽袴也隋唐武

官皆著大口袴褶 吳志呂範傳注江表傳曰孫策從容獨與

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出

便釋禡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曰稱領都督唐會要九品

已上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  
褶開元十九年敕應諸服袴褶者五品以上通用紬綾及羅  
六品以下小綾按其制蓋文武官通服袴褶也六典平巾幘  
之服武官及衛官尋常公事則服之注冠褶依本品色並大  
口袴袴褶之服朔望朝會則服之  
即袴褶之服又與大口袴不同 蓋本趙武靈王胡服所始  
周時無此制也當依鄭志

又傳次於督揚 沈小宛曰卽襄十九年諸侯盟於督揚之  
地杜預云鄭東境臆說也

又傳奉君命無私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受卻犇請邑按無  
私通言聲伯之爲人耳卻犇之私於聲伯者何至卽時宣布  
十七年經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  
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  
交分入食限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

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

又經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惠半農曰穀梁子曰自

禍於是起矣三卻不死厲公不弑欒書所畏而忌者惟卻至耳殺三卻者非胥童乃欒書也鄆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師卻至獨以爲不可楚有五閒急擊勿失於是敗楚師於鄆陵欒書是以畏而忌之旣戰獲楚公子發鉤欒書陰誘發鉤使讒卻至由是發鉤如其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卻至欲爲難使卻犇緩齊魯之師而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而立之乃使卻至聘於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卻至卻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爲信遂使胥童殺三卻卻錡欲以其黨攻公卻至不可至死不敢爲難

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欒書既殺三郤遂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欲爲難而納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此誣郤至郤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晉欒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乃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應不可掩故餘殃終及其孫事詳內外兩傳而我特斥其惡者所以誅姦諛於既死也又云欒書之姦如後世司馬懿父子故愚表而出之欒書怨郤至且忌其才故先殺三郤則道君爲亂者非書而誰故春秋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弑其君則殺大夫及弑君者實欒書一人而已宋人殺其大夫宋人弑其君杵臼春秋三書

人晉殺其大夫晉弑其君州蒲春秋三書晉明殺大夫者卽  
弑君之賊也後之學者詳焉 焦里堂曰惠氏表郤至之忠  
揭欒書之姦可謂精矣書比司馬懿父子三郤則曹爽何晏  
之比也曹爽殺而司馬氏起矣三郤胥童殺而欒書不可制  
矣童以私怨殺三郤而因以劫書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  
及君則書之惡童與矯固知之故書必假童矯以殺郤復因  
執厲公以殺童晉殺三郤殺胥童所以甚書之惡非以貶三  
郤胥童也錡奪夷羊五田犖與長魚矯爭田執梏其父母妻  
子誠爲侈矣若至不從欒書以敗楚師未見其爲不善也書  
誅殺三郤而謂春秋書之爲罪郤氏失民是懿謀殺曹爽何  
晏等而不罪懿之姦乃罪爽之驕盈晏之浮虛也左氏旣失

春秋之義而預乃曰宜爲國戮何宜之有哉

又傳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注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惠半農曰弑君曷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弑厲公猶趙盾弑靈公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史失其官矣人皆知郤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揜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揜其惡

十八年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杜解華免齊大夫正義曰杜世族譜於齊國雜人之中有華免而

無士字此注以華兔爲大夫則士者爲士官也

又傳以塞夷庚 洪北江曰繁欽辨惑云吳人以江海爲夷庚陸機辨亡論云旅皇輿於夷庚惠棟曰夷庚蓋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今按夷平也庚道也古字庚與迓通薛綜西京賦注迓道也廣雅亦同詩序由庚萬物皆由其道也是皆訓庚爲道矣此傳云以塞夷庚通謂車馬往來之平道杜注乃云吳晉往來之要道則似實有其地似非也

襄三年傳楚子重取鳩茲至於衡山杜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顧復初曰案杜注衡山甚謬鳩茲城在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烏程爲今浙江湖州附郭時吳都尙在無錫從無錫至湖州尙三四百

里楚兵不應反過吳都也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  
衡古通用俱在太平府此說得之 沈小宛曰杜預云衡山  
在吳興烏程縣南按一統圖烏程在吳郡西南子重不能越  
吳而至彼劉昭注引或說在丹陽縣之橫山當是祝穆方輿  
勝覽太平州當塗縣東北六十里建康志橫山在江寧縣東  
南百二十里接太平州界周八十里高二百丈其山四面望  
之皆衡故又名衡望山一統志山在溧水縣西三十里周百  
里跨上元縣及太平府當塗縣界按方輿紀要廣德州又有  
橫山在州西五里或當日楚兵取道由蕪湖南至廣德而抵  
湖州元兵滅宋道亦由此

又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洪北江曰賈逵云組



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本疏呂覽有始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卽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按賈氏之說蓋本於此杜注以意爲之非是沈小宛曰杜預云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按組條也漆如何成條文袍是有著之稱非戰所用賈云組甲以組綴甲軍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

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  
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侯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  
卑者所服按初學記二十引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組滕注曰  
縷繩甲不以組少儀甲不組滕注云組滕以組飾之及紵帶  
也疏云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紵帶解經滕字滕是縛約  
之名釋文云紵結也如鄭義亦以組連甲因以爲飾惠棟云  
諸說賈氏爲長呂覽應同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以帛  
綴甲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  
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  
力矣邾君以爲然賈氏之注本此被練若非甲則被練三千  
免者三百旣非甲士是何物也以練袍爲戰服妄矣且賈云

盈竅杜旣不明孔亦不疏好爲臆說撥弃先儒不好學如是乎

又傳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正義曰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顥魏絳俱是魏犇之子顥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顥別爲令狐氏絳爲魏氏蓋顥長而庶終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犇孫計其年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

四年傳金奏肆夏之三 沈小宛曰按周禮注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鄭所不取杜預復分繁遏爲二徒形其陋

又傳三夏至敢不重拜 沈小宛曰詩譜其用於樂國君以  
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  
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  
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  
合鄉樂疏云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  
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其於諸侯  
升歌大雅合樂小雅歌在堂上合樂在堂下由在堂下輕故  
降升歌一等此上取也諸侯以小雅燕羣臣及賓而合鄉樂  
天子以大雅燕羣臣及賓歌小雅而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  
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  
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郊特牲大射燕禮皆云大夫賓

奏肆夏及杜子春周禮注賓來奏納夏皆謂賓始入及庭未  
行禮之時按此蓋用其節而不取其聲詩與升歌合樂別也按杜預解鹿鳴  
以下更說新義不知燕饗之禮爲常用之樂是燕禮等篇生  
平未之見也

又傳初季孫爲已樹六檣於蒲圃東門之外 洪北江曰說  
文檣楸也春秋傳曰樹六檣於蒲圃按襄二年杜注檣梓之  
屬今考郭璞爾雅注楸細葉者爲檣又云大而散楸小而散  
檣則檣訓楸較是

又傳敗於狐駘 惠定宇曰禮記作臺駘淮南子墜形曰沂  
出臺駘術篆文臺壺字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杜氏  
以爲卽番縣之目台山案目台卽淮南子目駘山淄水所出

杜說非也

又傳逆喪者皆髻 沈小宛曰言不爲始死之服卽用小斂  
時之髻著禮變也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士喪禮主人髻髮  
袒婦人髻於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纒將齊衰者  
骨笄而纒今言髻者亦去笄纒而紛也髻之異於髻髮者旣  
去纒而以髮爲大紛如今婦人露紛其象也喪服女子在室  
爲父髻衰注髻露紛也亦用麻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  
卻繞紛如著慘頭焉按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  
人髻以髻當免此對士喪禮眾主人之免者也孔於彼疏云  
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髻則有三別以麻髻  
對男括髮時以布髻對男子爲母免時以露紛髻當喪服之

女子在室鬢衰三年又云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論女子未成服之麻布鬢也既言鬢衰三年益知恆鬢是露紒也孔氏於小記既明三種之鬢後主鄭氏露紒之義爲三年恆服是不違正經於義得矣杜預本不喜爲父母執喪三年故於此注云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鬢而已魯雖衰替不應至此盡廢凶服若然傳當云魯於是始不成服古禮本有鬢寧僅云始鬢乎無忌憚之小人惑世之尤者已孔穎達亦不喜禮文故於此快然攻鄭露紒之說而不復尋鄭喪服注用麻之義所謂狗爲人吠也

六年傳子罕善之如初 沈小宛曰服云子罕不阿國法亦逐樂轡以王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

復善樂轡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  
善惡俱見按子罕宋之正卿雖逐子蕩何患禍從乃昧惡惡  
之義抑心強梁是國之大命凶人得挾持之而執政爲虛器  
矣服義甚正杜說謬

又傳郈恃賂也 趙子常曰魯以往年夏屬郈秋使聽命於  
會安得遽有貢賦於魯蓋魯人受其財賄杜說非

九年經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十二月同盟于戲晉侯  
以公宴問公年曰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季武子對君冠  
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  
寡君在行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及衛冠於成公之廟  
顧復初曰案冠是嘉禮之大者而穆姜爲襄公適祖母當服



承重三年今以五月既葬免喪便可舉行冠禮比宴樂更甚  
此當日諸侯失禮之大者而孔氏於昭十五年傳以爲傳皆  
無譏此逢迎杜注之失而尤害理也

又傳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杜解樂喜子罕也 新唐書世系  
表樂呂生喜喜生子城子罕與杜不同

又傳遇艮之八 顧亭林曰陸氏曰劉禹錫稱董生之說曰  
揲蓍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國語  
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入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  
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  
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  
一卽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

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  
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悅於姜耳  
而杜元凱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傅氏曰艮五  
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  
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以通於僞如之穢  
姜亦自知之而以彖辭爲說也 惠定宇曰服虔曰爻在初  
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  
者爲占棟案易乾鑿度曰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  
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  
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鄭康成注云  
彖爻之不變動者九六爻之變動者繫辭曰爻效天下之動

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  
彖者斷也如鄭此言連山歸藏占彖故下文雖引周易仍用  
二易以彖爲占顧氏補正其說支離不可從也晉語曰公子  
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  
無爲也蓋以不變爲占故曰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是在周  
易皆利建侯又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享  
小往大來是雖用周易而仍占彖夏殷之法也 沈小宛曰  
劉禹錫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惟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  
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  
爲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  
實幽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而占苟以說於姜也何則卦以

少爲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卽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卽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於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入之占非臻極之理也

又傳棄位而姣 沈小宛曰棄位猶爻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爲貞服讀姣爲放效之效乾鑿度曰佼易立節佼姣字通耳易繫詞知崇體卑崇效天卑法地惠氏述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穆姜自言棄坤之正位而效乾之效易也杜云姣淫之別名此野文也

又傳閏月 沈小宛曰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

爲門五日衛冀隆難杜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  
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  
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  
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蘇寬云杜爲長歷十年十一月後  
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按杜預長歷彼自編排日  
月爲解詁之用本非魯歷十年之閏亦其意造何知魯閏不  
於九年而必在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置閏而於此年閏  
月不可通則改爲門五日其愚懷之情如此衛氏之難深中  
其病而蘇寬以杜解杜何其愚也

其辭而後其以休其休其思也

其人以取價也然則正曰其賜也之辭其以禮也其辭也

其人以取價也然則正曰其賜也之辭其以禮也其辭也

其人以取價也然則正曰其賜也之辭其以禮也其辭也

其人以取價也然則正曰其賜也之辭其以禮也其辭也

其人以取價也然則正曰其賜也之辭其以禮也其辭也

其人以取價也然則正曰其賜也之辭其以禮也其辭也

其人以取價也然則正曰其賜也之辭其以禮也其辭也

左傳杜解集正卷五 其人以取價也然則正曰其賜也之辭其以禮也其辭也

左傳杜解集正卷六

淮安山陽丁晏學

襄十年傳納諸霍人 洪北江曰案霍人卽地理志太原郡之稜人史記樊噲傳攻霍人張守節云卽稜人也古字通杜預劉炫以爲卽霍邑誤

又傳以位序聽政辟 沈小宛曰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按襄十年傳子產始立爲卿服說是也若如杜預解則有國之常法何須爲載書乎子產勸焚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約束已定未之改也

又傳筆門圭竇之人 洪北江曰說文筆藩落也春秋傳曰

筆門圭箭箭穿木戶也按今本圭作闔箭作竇說竇空也杜  
注闔竇小戶也則杜時本尚作箭可知又圭字從鄭氏禮記  
注改正禮記儒行正義曰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文選注引  
左傳亦作筆門圭竇竇字相沿已久容傳本不同今姑仍之  
惠氏又引鄭氏禮記注曰筆門荆竹織門也圭箭箭與竇疑  
同音

十一年經齊世子光 沈小宛曰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莒  
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按先滕先莒皆以爲先至先滕猶有  
傳文先莒更何所據若使光先於宋魯將超在宋上乎愚以  
爲此經據舊文采錄本無義例

又經公至自會 沈小宛曰杜預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



侵伐按上經明言伐鄭何謂不果侵伐言至自會者與會於蕭魚相接也

又傳不入者倍征 沈小宛曰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邑皆出於所領之軍所謂役邑入者也無征於常調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供公之租稅而已既不與兵役則倍其征所謂不入者倍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驅之

又傳同盟于亳 惠定宇曰按經云同盟于亳城北二傳皆云京城北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與此傳同棟案亳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亳無考非也

又傳秦晉戰于櫟 洪北江曰括地志洛州陽翟縣古櫟邑也按陽翟屬鄭卽傳所云鄭京櫟杜注以爲晉地誤

十二年經吳子乘卒 沈小宛曰杜預云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年注公及其盟還不以盟告廟今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云壽夢吳變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按夢乘聲同今徽寧人語猶然

十三年傳使歸而廢其使 沈小宛曰廢猶置也言楚釋良霄歸爲楚所建置則感楚之德而自怨疾其君大夫猶陷己於楚必相牽引以事楚矣杜解迂繆不通

十四年經會吳于向杜注鄭地 江慎修曰今按十三國大

夫會吳于向地當近吳此當爲龍亢之向在鳳陽府懷遠縣  
注見隱二年杜以爲鄭地則是尉氏之向非也

又經衛侯出奔齊 惠半農曰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

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脩春秋削  
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  
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  
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而皆將逞志於君矣  
何懼之有哉 沈小宛曰公穀傳俱有衍字春秋闕疑高氏  
曰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  
不名衛侯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家鉉翁曰春秋以自奔爲

文者著人君失御之戒非以林父爲是而歸過其君也按杜預心術邪曲故誣春秋之旨也

又傳吳子諸樊既除喪 沈小宛曰杜預云既葬而除喪按就諸樊之事論之吳子乘卒在十二年秋九月至十四年夏之前已十九月方云除喪壽夢之葬必不淹至三年之久則是既葬不得除喪在吳猶然杜必執其悖說而於傳證之確然者猶傲睨而肆其口可哀也已

又傳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杜解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 史記索隱引世本知氏本逝邀邀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案世本古史之書傳授相承確有依據盈當

爲朔之子杜氏好爲臆說以朔爲盈弟不從世本非也

十五年經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長歷以爲八

月丙戌朔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十六年經葬晉悼公傳平公卽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晉侯與諸侯宴于溫杜注旣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禮諸侯五月而葬旣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顧復初曰案旣葬除喪服杜說已爲非禮此則踰月而葬旣葬則改服而烝祭與諸侯宴且使諸大夫舞責高厚之歌詩不類晉之君臣於是無

人心矣而孔氏於昭十五年傳云皆無譏此尤悖義傷教之大者

又傳改服脩官 沈小宛曰通典五服變除云斬衰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爲纓裳七升布爲冠纓帶亦如之婦人亦以六升布爲連裳七升布爲總小祥而練冠練中衣此所謂改服也若杜預則除喪易吉始終其說者也

又傳爲夷故也 沈小宛曰傳意以主兵者荀偃非鄭伯若直書叔老會晉荀偃則是鄭伯與諸大夫等夷無以見尊卑故先書會鄭伯傳云爲夷故解經先鄭伯之義杜預謬解

十七年傳晏嬰麤縗斬 沈小宛曰按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

夫者之喪如士服鄭注引此傳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  
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縗斬者其縗在齊斬之間  
謂縗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  
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惟大  
夫以上乃能備儀盡物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  
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  
疏云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卽麤也按喪服疏衰疏屨  
注云疏猶麤也此謂受服之人較麤不如斬衰之尤細非謂  
衣布之麤細也鄭以不及爲麤杜以過之爲麤竊謂雜記與  
此傳俱非正禮然謂貴而可薄其親固與短喪之說相表裏  
則毋寧鄭之義賤而不盡其情爲愈也若其正禮則齊斬之

情饘粥之食曾子孟子固云自天子達豈有貴賤之別哉

又傳寢苦枕草 沈小宛曰杜預云枕凶非喪服正文按喪服正文言寢苦枕塊杜預誤以爲傳文耳賈公彥疏衰三升枕塊據大夫以上大夫適子爲士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纒三升半成布三升晏平仲爲其父服是也

又傳唯卿爲大夫 沈小宛曰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晏子在齊非卿故給是說晏子雜篇載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駭人之非避辭以避咎義也夫迹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往託於兵革使問之事而不得盡喪晏子之爲之是過也非不及也與雜記之旨異矣

十八年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沈小宛曰水經



注濟水北逕平陰城西杜預云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在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也一統志平陰城在泰安府平陰縣東北 惠定字曰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杜氏云在縣東北非也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司馬彪郡國志曰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京相璠曰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杜氏以爲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作塹橫行廣一里皆臆說也 洪北江曰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水經注杜同此惟云在縣東北非酈道元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

侯塹防門卽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尙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郡國志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按京相璠亦云防門北有光里杜注殊屬臆說

又傳及秦周焚雍門之萩 洪北江曰呂覽慎大篇云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也惠士奇曰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爲魯大夫失之 又曰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門高誘注雍門齊西門名也說文萩蕭也按爾雅云蕭萩卽此酈道元引此作萩今攷玉篇音且留切蒿也並引傳文又七肖切知舊本又有作萩者又傳焚申池之竹木 惠定宇曰淮南子墜形訓曰申池在

海隅高誘曰海隅藪劉逵據以注齊都賦京相璠言申門卽齊城南面第一門外爲申池杜於文十八年傳依京氏爲說非也

又傳以枚數闔注枚馬槲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焦里堂曰文選長笛賦辭曰裁已當適便易持注云麤者曰槲細者曰枚邁馬策也說文枚幹也可爲杖文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云策馬槲釋文槲張瓜反馬杖也正義直以杖解槲然則可爲杖卽可爲槲此杜所以通枚爲槲歟二十一年傳州綽云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數其枚考工記鳧氏爲鍾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立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

六門闔之上以鐵釘布之有如鍾乳故亦名枚二十一年傳注以門板解枚字而釋文於傳文出其枚二字云本亦作板於是此注數其枚宋本枚亦作板正義云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孔氏所據傳文固作枚數不作板數門闔之板無可數者也試以州綽自言識其枚數之枚證以枚數闔之枚蓋皆指門闔上之乳以枚數闔猶云數闔之枚數闔者卽數其枚闔有何可數乎傳文前後自相發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句法以十八年之枚爲馬櫪二十一年之枚爲門板而孔氏以枚數爲一枚二枚均失之矣

十九年傳先吳壽夢之鼎

沈小宛曰杜預云以璧馬爲鼎

之先按錦與璧馬贈賄之常禮也故以吳鼎先將其意惠云  
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馬不上堂安得先之也

又傳荀偃瘕疽生瘍於頭注瘕疽惡創 焦里堂曰素問奇

病論有肝瘕膽瘕王冰皆以熱訓之瘕論云瘕熱也極熱爲

之也倉公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瘕客胷又云脈大而躁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診章武里曹山附病云沛消瘕也

沛當是肺之譌又

云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此亦以瘕爲熱風瘕卽風熱也肺

消瘕卽肺消熱也金匱要略有黃瘕病證區分穀瘕酒瘕女

勞瘕亦以其手足中熱心中懊懣而熱漢書藝文志有五藏

六府瘕十二病方四十卷謂諸瘕病瘕本於熱瘕本於溼故

亦有五藏六府瘕十二病方顏師古專以黃病注之非也此

傳云癰疽生瘍於頭癰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既而頭腫遂生此瘍正義引說文癰勞病也又謂荀偃病此疽腫潰遂生創於頭未是

又傳諸子仲子戎子 顧亭林曰房玄齡注管子曰諸子內官之號杜氏蓋未之考故以爲諸妾姓子者至哀五年諸子驚嬖之子荼嬖則又以爲庶公子皆非

又傳使以行 沈小宛曰謂從柩車行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記薦乘車載壇載皮弁服注云行者乘車在前道車稟車序從檀弓綢練設旒注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然則士以上有柩車並有乘車從行大夫以上更有遣車也按杜預釋例以子蟯叔孫所賜大路皆是革路木路孔氏媿媿致

詞專存迴護其實非也王賜諸侯之卿不過夏篆夏纒耳何者巾車所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纒是天子孤卿之常法不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天子孤卿出封加一等則有五路之賜若諸侯之卿以有功特賜則比於天子之孤卿已爲加等非常之恩豈可復上千五路逼近人君乎以其加等之賜當時美其名或曰大路或曰先路次有夏篆夏纒之別故其次曰次路覲禮偏駕不入王門雖諸侯猶乘墨車以朝而諸侯之卿乃有革路木路之賜無是理也

又傳子然杜解子然子華父子華杜解卽鄭丹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然氏別祖子然生丹丹生駿明襄二十四年傳杜解然明駿蔑世族譜然氏闕杜譜然明見雜人則不以爲然

氏族恐非

二十一年經漆閭注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閭亭 惠定字  
曰闞駟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有閭工鄉伍氏從征記  
曰杜氏謂顯閭工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有工  
鄉顯閭非也

又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洪北江曰按本疏引劉炫規  
過云古人謂姑為姑姊妹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今考成公  
在位十八年襄公嗣立又二十一年若指成公之姊則年已  
近五十安得始嫁此公姑姊者蓋襄公之從姑或再從姑觀  
下傳臧孫訖言以姬氏妻之益明不得如炫說也漢時以宗  
室女嫁單于亦名為己女並號公主即此類杜氏以為蓋寡



者二人亦屬曲說

又傳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 洪北江曰按杜注云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惠士奇駁之曰守臣指晉君書句同爲上卿今書稱陪臣句稱守臣有是禮乎范氏矯君命逐盈故盈以爲得罪於晉君今按盈自稱其祖故謙言陪臣且書亡已久此時晉國守官之臣實係士句故以例稱之僖十二年管仲於周辭上卿之禮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大國上卿稱守臣之例襄十八年傳荀偃自稱官臣亦同注官臣守官之臣也惠說非是

二十三年經邾畀我來奔 沈小宛曰杜預云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劉炫規過云杜謂庶其

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卽應討之何因至今始  
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  
復何据焉釋例以畀我是卿今兩說自相矛盾愚按自來說  
春秋者皆緣上邾庶其之事以相引攀皆臆說也杜預乃云  
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其妄爲傳述不幾同姦吏舞文如何休  
之爲公羊乎

又經晉欒盈復入于晉傳欒樂斷肘而死欒魴傷杜解欒盈  
之族魴欒氏族 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子計欒盈范宣子  
之外孫胥午謂爲孺子未得有子已堪戰十九年欒魴已帥  
師伐齊必非欒盈子故杜以爲欒氏族世族譜欒魴爲欒氏  
族以欒樂爲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

族譜闕樂鍼樂盈二人

又傳禮爲鄰國闕 沈小宛曰雜記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  
大傳從服有六有屬從鄭云子爲母之黨喪服小記屬從者  
所從雖沒也服鄭云謂若自爲己之母黨按諸侯絕旁期然  
其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不絕其大功也傳曰尊同也  
則雖總麻亦當服矣此傳言禮尙爲鄰國闕樂況本其總親  
又有悼夫人喪之而不徹樂乎第舉禮之爲鄰國者而平公  
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  
人喪之何謂也

又傳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沈小宛曰杜預云子無天咎故  
可因按盈言若再舉不集而死則我自不爲天所祐於子無

所怨矣以激其必助已杜解非也

又傳墨纒冒經 趙子常曰孔氏曰夫人爲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牡麻經冒經者以經冒其首也樂王駙使宣子詐爲夫人孝服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纒盈復入於晉則纒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旣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魯使去之日纒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得詐爲之也今案諸侯葬爲雨止而有當書日者未必使行卽書杜氏旣葬除服之說據之此傳亦倍繆之一證孔氏曲爲說通之過矣

又傳使與之齒 沈小宛曰與旅者子姓兄弟爲齒也按特牲饋食禮設堂下尊之後兄弟之子舉觶爲旅酬此旅而召

公鉏正當其節悼子設席自在堂上所旅酬之人皆無在堂上之義公鉏胡能與悼子爲列乎杜預之說目未見古經者也

又傳美疢不如惡石 沈小宛曰疢高誘呂覽注引作疹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鄧元起欲工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美疹不如惡石服子慎云石砭石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按秦策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彈人癰種也杜預解混爲藥類疏遂引鍾乳礬石之類以證之寡學之徒貽笑千載

二十四年經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沈果堂曰孔氏正義據劉歆三統歷以爲前月日食既而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說當矣而二事孰誤則未之決案極西湯若望古今交食考云魯春秋用周正七月乃夏正建寅之五月也今以法考之是月甲子日未正二刻定朔申初初刻零八分食甚實交周○宮○三度二十二分二十秒實距度一十七分三十分二秒因在黃道北減氣差一十六分一十二秒得視距一分二十秒應見全食且本月徑大於日徑掩太陽邊周有奇經稱食既政與法密合由是觀之其誤在八月朔之食也

又傳己皆乘乘車 沈小宛曰杜預云乘車安車按曲禮注

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疏云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復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安乘也漢書田千秋傳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然則安車是優老之禮車可入宮殿形製必小不中施於跋涉山川者矣其婦人亦得坐乘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則其男子皆立乘矣巾車職注云婦人皆坐乘是也此張輔二子受命致師既非蒲輪之典又殊輜駟之義何乃繆以高車目爲輜輪乎然廣車是長轂衝陳之車乘車自其所常乘者耳

又傳皆居轉而鼓琴

洪北江曰按說文尸部居字注云蹲

也從尸古者居從古踞字注云俗居從足今定作居傳遜云轉字從車與衣裝何與此必軫字之譌顧炎武補正采取傳

說惠棟云按文選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云車後橫木邵學士晉涵云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杜以爲衣裝未詳所出

二十五年傳而焉得亡之 沈小宛曰按上言君自取其死君臣爲讒此言崔氏自積其惡自內虐君晏子無用以崔氏之故而死亡也杜預言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死其難如是則晏子反成怨望忠義之道喪矣

又傳枕尸股而哭注以公尸枕己股 焦里堂曰高貴鄉公被弑於車下司馬孚枕帝股而全效晏嬰所爲蓋當時左氏盛行故王經說高貴亦引魯昭公不忍季氏之事



又傳崔氏側莊公於北郭 沈小宛曰士冠禮注側猶特也  
無偶曰側吳語側席而坐韋昭注同特牲饋食禮注側殺殺  
一牲也昏禮注側尊亦言無元酒此莊公之殯亦謂有棺無  
槨曰側也杜預全不知訓故

又傳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注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  
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焦里堂曰司馬昭弑高貴鄉公  
以王禮葬之漢晉春秋云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  
十里漣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全襲左氏此傳所以明  
降帝禮爲王禮如降九乘爲七乘卽隱以比高貴於齊光比  
司馬爲崔氏也杜預託左氏以掩司馬氏之惡習鑿齒託左  
氏以誅司馬氏之姦習氏固自託爲南史氏歟裴松之譏其

惡之過言非知言者也

又傳自六正五吏三十帥 沈小宛曰董遇云一正有五吏  
為三十帥之長按五吏每卿之下五大夫也三十帥者輿師  
屬於軍將者也杜預謂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按漢時雖有  
武冠猶不分文武之職酷吏傳所云文吏者習文法之事若  
功曹掾史等武吏者主劾捕之事若督郵游徼等何武傳問  
文吏必於儒者論衡程材篇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  
儒生之學彼之文吏正與儒生相反非後世所謂文職也自  
三國鼎峙其為軍主督將老死士伍遂有文武之判擬漢制  
且不當況周世乎杜預不學開口便錯

又傳及處守者皆有賂

沈小宛曰杜預云皆以男女為賂

按古時非有罪者不入罪隸舂槩以人爲賞口則戎狄之汙俗亂世之酷法耳豈可以表海之齊民同於匈奴之賞虜杜預習見其時將吏貪得奴婢生口而遂以解經慎矣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也

又傳祝祓社 洪北江曰說文祓除惡祭也服虔以爲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本疏按杜注誤當從服

說

又傳數疆潦 沈小宛曰管子地員篇赤壚歷疆肥注歷疏也疆堅也又云五恣之狀廩焉如盪注盪猶疆也草人職疆

槩用蕢鄭云疆槩疆堅者字當從疆不加土此疆潦謂非疆  
卽潦卽疆槩之謂今俗謂土性剛硬音同僵通典屯田制云  
土輒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  
一頭是也杜預作疆界解非也

二十七年經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  
志姜氏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足  
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日日八百二十五分入  
食限

又傳託于木門 沈小宛曰寰宇記古木門城在滄州清池  
縣西北四十六里衛侯弟縛於木門蓋此城也按大事表謂  
在河間府城西北三里參考諸書皆云在滄州城西北三里

顧棟高誤也然晉時地未至勃海相傳之說未敢信

又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沈小宛曰服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稅服服之輕者按杜以稅爲總或是也喪服總衰裳牡麻經旣葬除之檀弓請總衰而環經則總衰服之至輕者同於弔服故鄭注云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經弔服之經又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然杜預言喪子鮮者非也子鮮見存安可預服當是感子鮮之去痛甯子之亡爲總衰之弔服於情未慊故特用總衰非常之服以報橫死之枉以志畢生之痛亦人心所宜有也

又傳唯卿備百邑 沈小宛曰坊記疏熊安生云卿備百邑

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論語皇侃義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按此傳祇論邑不論乘

杜預以一乘爲邑欲配百乘之數非也

又傳言違命也 沈小宛曰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  
服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  
義得之按宋衛與魯素爲敵偶宋衛不聞請降於小國而魯  
欲自比於邾滕此必不能得之於晉楚徒辱命而見誚強鄰  
故叔孫權事之宜尊國之體此其奉使有功無罪然非獨穆  
子也其事他人固有行之者矣仲孫湫請王子帶於周事畢  
不言枝如子躬致犍櫟於鄭事畢弗致其君不以爲違故大  
夫出疆有專對之義不必盡依使恠然春秋猶去其族者嚴  
君臣之敬惡大夫不肖者假此以自專故爲之坊也杜預穿  
窬小見旣以爲季氏之命定魯君從來不得發一言又謂豹

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然則其順者順季氏顯者顯強臣耳春秋推見至隱而便坐豹以專擅之罪則酷吏之爰書賣餅家之說經左氏必不爲是說也豹所以貶者實公命而違之故也

又傳再失閏矣 趙子常曰孔氏曰歷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爲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應有二十六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釋例云尋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末世好事者爲之非真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具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始覺其繆遂頓置



兩閏以應天正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劉氏曰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歷廢閏殆七十月彌五年矣亦非人情也明年春無冰杜氏曰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啖氏曰案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爲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今案傳於此言司歷過也哀十三年又記仲尼曰司歷過也皆指王朝歷官與桓十七年傳曰官失之也意同其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則所謂司歷與官非謂魯

人明矣杜氏乃以爲魯之司歷哀十三年傳又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皆謂魯自有歷實承劉歆之誤而非傳意也劉氏之說見漢書律歷志其所傳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杜氏亦以爲好事者爲之

二十八年經春無冰 沈小宛曰杜預云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按晉書禮志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按此議禮之家所据則古左氏義無一年置兩閏之說也緣魯知失閏之故故於二十七年置一閏二十八年置一閏閏月之事附正於前月春秋之例也杜預長歷臆造不足信而顧棟高但見二十九年

有閏八月遂信十二月無乙未日之說

又傳欒高陳鮑之徒 洪北江曰惠棟云欒堅高祈以字爲

氏故曰欒高今按惠氏之說非也禮以王父字爲氏子雅子

尾係欒堅高祈之子何得卽云欒高左氏蓋欲文法之簡故

由後言之按二十九年傳文是以免於不然卽當言子雅子

尾陳鮑之徒則句法太冗今考昭三年晏子稱子雅子尾止

云二惠不言欒高是其證矣至十年傳始云齊惠欒高氏此

時係子旗子良皆欒高之孫是至二子時始稱欒氏高氏可

知十年傳晏子之徒曰助欒高而必曰惠欒高者又從欒高

得氏之始推所從來左氏書法簡而且密如此若子雅子尾

卽可稱欒高則惠欒高三字又當移至此年不待昭十年傳

始見矣惠說既非杜注亦分析不清或又問別有證乎曰有  
此云欒高陳鮑卽以陳氏證欒高可矣左傳史記陳公子完  
未奔齊之前卽稱爲陳完田完是也外此則如僖十六年正  
義引世本華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是至御事始氏華  
而桓二年傳文卽云立華氏也亦先言之襄二十六年傳叔  
向稱罕氏三十年傳子皮稱罕駟豐同生亦然

又傳吳句餘子之朱方 洪北江曰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  
注以爲夷末按小司馬索隱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  
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明服說有據杜氏非也郡國  
志吳郡丹徒劉昭云春秋時朱方

二十九年經吳子使札來聘 沈小宛曰賈服以爲夷末新

卽位使來通聘按傳云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則言夷末者是  
餘祭之卽位在襄二十五年不應至此而云通嗣君疏徒以  
季札在喪何得觀樂爲難曲徇杜說公違傳意

又傳祇見疏也 沈小宛曰惠云疏當作詭高誘曰見詭讀  
若誣妄之誣是也按呂覽知接篇無由接而言見詭詭字字  
書俱不載當爲詭說文詭夢言也龍龕手鑑詭譎狂言也

又傳晉國不恤宗周之闕 沈小宛曰周宗言周室也詩正  
月周宗旣滅靡所止戾不得謂爲諸姬也此譏晉之不弔周  
喪而爲杞築城旣言周室之不恤亦何有於諸姬故復言其  
棄諸姬亦可知也杜解全謬

又傳請觀于周樂 沈小宛曰樂官肄業而季札觀之非以

樂賓適應遞奏季札故循弦辨風以通廣博易良之教何嫌于喪不廢樂也若是餘祭所使魯吳接壤聲息非遙季札豈得不知大喪爾時當卻食饗惟受芻稍寧復有閒情觀樂也自是新君所使將命已畢既受饗餼則請游觀觀樂之事正是其時禮有正文可據也服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又傳齊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良敬仲也杜解敬仲高後正義曰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生止是敬仲元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世本則偃爲敬仲元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也此鄰卽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鄰偃爲一人蓋鄰偃聲相近而字

爲二耳董遇注此亦作偃昭十二年傳齊高偃帥師納北燕  
于陽杜解又云高偃高傒元孫與世本合

三十年經會於澶淵 洪北江曰按此澶淵宋地與二十年  
二十六年盟會之地不同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卽此司馬  
彪郡國志沛國杼秋故屬有澶淵聚劉昭注顧引襄二十年  
盟於澶淵之文以當之非也

又傳駟良方爭伯有侈而懷子皙好在人上杜解駟氏子皙  
也良氏伯有也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族譜旣譜駟氏而於  
黑別譜爲子皙氏不知子皙卽駟氏也譜誤當以杜解爲正  
又傳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  
今三之一也注所謂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

子甲戌盡癸未 焦里堂曰五經算術推絳縣老人生經四百四十五甲子法云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二月癸未注二月一日丁卯朔癸未十七日也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筐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甄鸞按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滿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取一謂去



四十日止留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日合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應史趙亥有二首六身之數也術曰置積日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四乘之得十萬六千六百四十日爲實又置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以四乘之內子一得一千四百六十一爲一歲之日法以除實得七十二歲一千四百四十八少十三分不滿法計四分爲一日更少三日不終季年算法半法以上收成一爲七十三年據多而言也正義以四除七十三年卽此用四乘之意自文十一年乙巳至襄三十年戊午爲七十四故正義以周正計之爲七十四年以夏正計之爲七十三年其實數止得七十二年三百六

十二日以一年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計尙少三日  
四分日之一不足七十三年故五經算術止得七十二年有  
餘也正義周正夏正之辨本杜氏釋例釋例言其閏有七十  
二閏甄鸞不置閏而年數合者一歲二十四節氣合得三百  
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本無閏緣日月合朔僅有三百五十  
四日有奇則每歲有閏日至三十二月則閏一月至十九年  
七閏此章歲之法所由立也歲之有閏正所以齊周天四分  
之數既用周天千四百六十一算之則閏在其中矣  
又傳宋伯姬卒待姆也 洪北江曰說文姆女師也按今本  
作姆非今改正

三十一年傳寡君使句請命 正義曰句士文伯名也晉宋

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句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句恐非經典釋文云句本作丐古害反士文伯名也今傳本皆作句字或作丐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案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卽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句與乞義同則作丐者是又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叔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卽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然卽段卽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尙同名字伯瑕與宣公何廢同乎案陸氏以句字爲是與孔疏異史記世家索隱引世本范氏晉大

夫隰叔之子士蔦之後蔦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  
變變生宣叔句句生獻子鞅鞅生吉射程公說春秋分記云  
杜伯生隰叔隰叔生蔦蔦生毅毅生會以隨爲氏亦曰范氏  
生二子曰變曰魴變生句魴生彘裘句生鞅鞅生二子曰吉  
射曰皋夷又會從弟穆子爲士季氏生渥濁渥濁生弱弱生  
伯瑕名丐伯瑕生彌牟世族譜闕杜伯隰叔二世 洪北江  
曰正義句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句  
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丐  
恐非按元和姓纂七引世本晉大夫司功景子其先士丐廣  
韻引世本又云司功氏士句弟佗爲晉司功因官爲氏今考  
此傳子產壤館垣而士文伯獨讓之則文伯當爲晉司功之

官諸侯之館是其所司故下傳云趙文子使文伯謝不敏亦其證至正義云文伯爲范氏別族當有所據

又傳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解延州來季札邑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不知其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言通言之案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並食二邑故連言之又昭二十七年正義云釋例延州來闕杜意當謂吳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

左傳杜解集正卷六